

## 我在画布上消耗生命又滋养生命

——访阳江籍油画家关则驹

广州海珠区，阳光下的的小洲艺术村，如闹市中的一块桃花源。这个由关山月、黎雄才于20世纪90年代发起组建的艺术村落，聚居了一批岭南优秀艺术家，被称为“艺术家的乌托邦”。

关山月题写的“画家村”牌匾，不起眼地挂在村口，沿着一侧红砖房的巷道前行几百米，推开两扇雕花铁门，仿如步入色彩缤纷的油画世界。绿竹扶疏，桂花清香，红石榴挂满枝头，嘉果果密布枝干，洋桃树青翠欲滴，池中锦鲤结伴悠游，闻人声而不惊。这充满生机与灵性的自然画卷，便是

油画家关则驹的居所了。

自称还是“三岁小马驹”的85岁艺术家身体康健，童心未泯，热情地向我们分享栽花种树、养鱼遛狗的乐趣。逛完油画般的小庭院，我们在绿窗下落座，温暖的阳光洒进室内，茶香与油画颜料的气息交织。在夫人钱小玲的陪伴下，关则驹与来自家乡的访客侃侃而谈。故乡平冈的风筝激鸣、广州沙面的茶楼闲情、海南岛的椰园阳光、美国加州三藩市的田园风景，如油画家笔下的五彩光影，串联起七十余载的漫长艺途。

文 / 阳江日报记者 张文兵 李宗君

关则驹介绍画作《自画像——同代人》。

蔡茂华 摄



## 1 最是难忘故乡情

## 幼年习字摘得冠军，风筝牵系一生情缘

记者：您是一位早慧的画家，请谈谈您的艺术启蒙故事，讲讲小时候在家乡平冈的读书和生活经历。

关则驹：我小时候在平冈上学，书法不错，大字写得很好。以前叫作“习字”，老师打分有个习惯，在写得好的字旁边用红笔画个圈。我一年级写大字就被画了很多圈，得了全场冠军。作品贴在进学校大门左手边墙上，一进门大家都能看得见。那次得了第一名，我才7岁。晚上母亲接我回家，她在路上说如果继续努力，以后一定会当官的。如今想来，我可能辜负了母亲的期望，没当过什么官，做了一名画家的。

记者：我们看到，您客厅挂着阳江风筝。它们有何特殊意义？

关则驹：我对风筝有一段很深刻的美好记忆。住在平冈乡下的时候，到了重阳节，村里叔伯会把灵芝风筝放得高高的，放完回来，就让它上面“呜呜”随风摆来摆去，小时候听那个声音觉得很有趣，能听上一整夜。阳江风筝种类很多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灵芝风筝，放飞效果特别好。这种风筝顶上是一片白

云，下面是一只口含灵芝草的小鹿，顶端有一根很薄的涂油藤片，放飞在空中会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方圆几里都能听到。

在美国的时候，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，听说家乡阳江有人要来美国加州放风筝，非常激动（编者注：1992年，阳江风筝艺人阮家培带队到美国参加国际风筝表演赛，以巨龙风筝夺得银牌）。他们从那么远的阳江跑到三藩市（旧金山）放风筝，我和家人很高兴，都赶过去看比赛。那次放飞的是一个巨龙风筝，我们在比赛现场帮忙，一起把风筝放上天空。印象中那个风筝很大，大概有两百多米长，需要很多人协助，我和夫人帮忙一起放。风筝飞上天空的那一刻，大家都开心地鼓起掌来。

那次比赛前，我特意委托家乡人从阳江带一个灵芝风筝过来作为纪念。他们带来了两个灵芝风筝，我一直收藏着。从美国回到广州，又把家乡的风筝带了回来。这两个风筝，寄托了我对家乡的思念。每次看到家乡人，听到阳江话，我都感觉特别亲切。我的父母无论在广州还是随我居住美国，一直讲阳江话。

## 2 从广美到海南岛

## 爱画画的赤脚少年，阳光下的业余画者

记者：什么机缘让您对绘画产生了兴趣？

关则驹：我读小学没多久，大概9岁的时候，随父母搬到了广州。某一天，就突然之间，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画画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像着了魔一样，一有时间就画，老师上课也偷偷在课桌上画画。那时我画了一张儿童画，参加广州市少年宫比赛获奖，还被送去波兰展览。

到了初中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出去画画，没有鞋穿就打赤脚，去黄花岗、去东山、去沙面……跑了广州很多地方，画风景，画人物，到茶楼画老街喝茶，去市场画卖菜的卖鱼的。主要画水彩，偶尔也画油画。

当然，画的东西都很幼稚。但我就是着迷了，画上瘾了。有时去外面写生一整天，舍不得吃饭，要把钱省下来买颜料，最奢侈就是剩下几分钱买瓶汽水喝。父亲每个月给我八毛钱的零花钱，我都用来买颜料。那时候生活艰难，不像现在这样能一次性买下整套颜料，只能一支一支去买。我这个月买一支赭石，下个月买一支柠檬黄，这样慢慢积累，攒了一年，终于集齐需要的大部分颜料。我就这样一直坚持画，后来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，系统学习了绘画技能。

记者：早期的代表作《山村女教师》让您一鸣惊人，并参展全国油画展。能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吗？

关则驹：《山村女教师》是我大学三年级画的一幅作品，参加了全国美术展览巡回展。当时我们班去体验生活，大家登上装货的火车，帮司机铲煤，学习开火车，等等。有一次我们跟车到韶关，半路上来了一个瑶族姑娘，是一个小学女教师。因为时间紧张，她下了火车后还要赶小路回学校。这一幕触动了我，于是我创作了一幅瑶族山村女教师的作品。这幅作品非常有生活气息，也契合当时的宣传方向，所以最终被选上参加全国美展。

记者：广美毕业后，您

在海南岛工作生活了许多年，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？

关则驹：1966年，我从广州美术学院系毕业。两年后被分配到海南儋州，在县文化馆工作，当年苏东坡被贬海南也是来到这个地方。我到儋州没有多久，就被调到江西安源纪念馆创作革命画。之后又回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画了一段时间宣传画，几年后再回到海南岛，在海南群众艺术馆工作。我主要做一些群众工作，办培训班，协助办展览，装裱挂画；有时候还做接待工作，帮助各地来的画家找素材，找模特，带他们去采风写生。

虽然我是业余的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画画。有时候北京来的画家们在写生画画，我在旁边跟着画。他们画正面，我就画侧面。因为工作忙，我不是整天画，但还是对画画很有兴趣，一有空就画，画了大量的素描、水彩和油画。像农村黎族老乡的丰收场景啊，渔夫、收获的农妇、乡村小镇以及少数民族的少女，还有政府的干部，都是我画的对象。那时生活清苦，但海南岛的阳光灿烂，我的艺术世界也如阳光般明亮，灵感来了随手就画，纸箱皮、旧布头，只要能画，都拿来当画布画画了。



《可可园中的归侨姑娘》 110cmx80cm

## 3 赴美侨居 25 载

## 芭蕾系列惊艳画坛，天性寻求善良美好

记者：20世纪80年代，您创作了一批重要的画作，如《初春的气息》《画家的妻子》《可可园中的归侨姑娘》等，正崛起于画坛，为何选择赴美？

关则驹：我在海南岛前后大概待了15年，后来调回广州画院，待了几年时间，1988年去了美国。我去美国是去探亲的，过去看我妹妹，过去以后她叫我留下来。我大半辈子都在漂泊，习惯了经常换环境这种生活，觉得去外国体验一下，多看些不一样的风景也好，就留了下来，居住在三藩市。到了美国，为了生活，我必须靠画画的收入来维持开销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成了一个职业画家。

记者：1988年至2012年，您在美国度过了25年职业画家生涯。这段经历对您的艺术观念有什么影响？

关则驹：在美国期间我画了很多画。为了生活我必须画画啊，一个礼拜至少要完成一两张油画。美国大学的校长在退休时，总要挂一幅肖像画在学校大厅或者走廊，我曾经给好几位大学退休校长画过肖像，也给一些名人作过画，比如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·泰勒的第四任丈夫——美国著名流行歌手艾迪·费舍尔，我就为他画过肖像。一开始我画的都是洋人，后来觉得不过瘾，就不单单画洋人了。我心底还是喜欢画中国人，对中国人比较熟悉，感情上也更喜欢东方美。多数外国人喜欢自己种族的的东西，为了迎合市场，有时候也要画一点洋人作品。后来为了平衡，我开始画中国脸孔的芭蕾舞演员。芭蕾属于西方的舞蹈，有外国人喜欢的元素，融入东方面孔，这类题材东西方都喜欢。

在美国那段时间，我过得比较平静，住的地方阳光空气都很好，我经常和妻子开车到乡村去感受自然和生活。我的画作色调、情调上都是明朗且平和的，因为我寻求的就是平和、善良、优美。我理想中的题材是要好看，能给人带来愉悦。

记者：您的创作中常出现芭蕾舞女孩，在画坛大放异彩。为何将这一群体作为创作对象？寄托了怎样的艺术理想？

关则驹：选择芭蕾舞演员作为绘画对象，是因为只有我有这个条件，很多画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。

我第一次欣赏芭蕾，是在十七八岁时，苏联著名芭蕾舞家加琳娜·乌兰诺娃来华演出，这位高贵优雅的“芭蕾舞女神”精彩演绎《天鹅湖》，完全征服了我。

《新演员》 101.5cmx91cm

## 4 远航归来天地阔

## 广泛培养兴趣爱好，坚持画好每一幅画

记者：从美国归来后您的创作风格有明显的转变，除了油画，还广泛涉猎书法、诗词、摄影等领域。请谈谈对美术、书法、诗词等传统艺术的理解。

关则驹：2012年我回到国内，一直在广州这边生活。除了画画，还学习书法、诗词、摄影，这些都喜欢。书法、诗词、摄影与绘画本质相通，都是情感的表达。我的爱好是多方面的，比如，我不是摄影家，但我很好奇这个机器、这个镜头，怎么出来特别的效果，我收集了很多旧相机和莱卡镜头。我还曾经收藏很多花瓶罐罐，就是那些古老的陶瓷器皿。当然也交了很多学费，收到非常多的假东西，但是也收到几件好东西（大笑）。我喜欢一样东西就会看很多相关的图书，一套套的书买回来，现在这些花瓶罐罐，我一眼大概就知道是哪个年份哪个朝代的，真是假你骗不了我。

现在在我一部分时间在画画，一部分时间分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因为我有好奇心，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“关三岁”，我名字里的驹就是小马的意思。我对世界万事万物都很好奇，一直保留一颗童心。

但是祖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（则驹）也有点麻烦，一匹马总是到处跑，没有定性到处跑。你看我一辈子在漂泊，独来独往，可能跟这个名字有关系。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，不跑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

记者：您目前的创作状态怎样？有没有新的创作计划？

关则驹：我天性就不喜欢那些丑陋的东西，喜欢本真、唯美、纯真的东西。我的心境比较透明，不希望环境对心情有影响，所以一直保持着好心情。遇到什么苦恼啊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我很快就忘了，不会耿耿于怀。我的画作也是这样，没有一点脏的东西，都很干净。

正如曾说过的，我在画布上消耗着生命的同时，又滋养着生命。我现在还坚持画画，而且不断修改，要画到自己满意。有人劝我说，年纪这么大了，省事一点，不要追求太完美，太辛苦，随便画一幅就行了。但是我还做不到，现在我画画还是以前的老习惯，坏习惯。（笑）也不能这样说，这也许是一

围在了我的身边，她们跨越了人生，保持着纯净，凝视着我。我隔着画框与她们对视对话，仿佛又听到她们往日的窃语和笑声。

记者：画坛评价您的油画创作特点是融汇中西，您对此有何感受？

关则驹：其实我画画没有想那么多，凭直觉创作。绘画是一种空间艺术，它不需要很多理性的东西。我单纯觉得画出来能够令自己满意，大家喜欢看就行了。好的创作首先是取悦自己，我觉得美，估计别人也会喜欢，我就画。

记者：在您笔下，总是充满希望和阳光，洋溢着青春灵动气息。作为画家，如何理解生活和艺术的关系？

关则驹：我的思维很简单，我画的这些人物和背景都是有根据的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都是很真实的场景，真实的人。我每一幅作品里的人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都有名字。我喜欢通过画画来表达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。



《新演员》 101.5cmx91cm

个好习惯。我习惯了这样画，要把每一幅画都画好。我总以为自己还有很多的时间。也许以后会尝试换一种画法，但是现在不想太多。

记者：除了您，阳江还走出了关山月、苏天赐等美术名家。您怎么理解艺术家和故乡的关系？

关则驹：阳江的一片故土，孕育了不少艺术家，虽然他们不常回故乡，但对家乡总有一种眷恋之情。他们的作品中常带有故乡的印记，呈现出莫名的情怀。

记者：阳江有一批美术爱好者，许多学生考取美术院校。作为取得卓越成就的画家，请给家乡爱好美术的孩子提建议。

关则驹：我的建议是不要画太陈旧的东西，多看漂亮的新鲜的作品。可以研究绘画史，储藏一些知识在脑子里，但是不要总是模仿已有的旧东西。要做到尊古而不泥古，仿古而不拘古。一幅好的作品，是要留存下来的，除非你不喜欢它撕掉它毁灭它，否则它会永久存在。我们要画一些好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，留给这个世界。

## 关则驹画语



《自画像(2)》 30cmx24cm

是乐观忘忧、透明友善的天性，引导自己把阳光和美好表现在作品中。自己并不刻意深沉、笨拙。雅与俗只差一点点，到了边缘就不要超越。我努力在画布中注入光，注入诗，注入平静。让线条、色彩流淌着青春的生命。我深谙真诚和善意让观众欢愉，不愿生活显得不安与沮丧。

我在画布上消耗着生命的同时又滋养着生命。

一个艺术家的成就，与其具备性的天分和始终如一坚持成正比。艺术家自身的气质决定他选择题材的喜好，线条和色彩散发出的灵感是艺术家与生俱来的，模仿只不过重复他人而已。

少年的我精力充沛，充满了生命力，踮着脚尖昂着头大步走路，直视前方，世界好像已属于自己。

年轻的生命承受着困苦，但没有怨言，仍然画着，画着，努力地完成每幅习作。

自己年岁渐老，但心境依然年轻。

——摘自《关则驹画集》

（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出版）